

姨婆的 春夏秋冬

默音——著



姨婆的
春夏秋冬

默音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姨婆的春夏秋冬/默音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5.4

ISBN 978-7-5321-5654-2

I. ①姨… II. ①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6751 号

责任编辑: 方 铁

版式设计: 钱 祯

封面设计: 雾 室

姨婆的春夏秋冬

默 音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2 字数 166,000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654-2/I·4501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815389

目 录

1 6 9	1 0 1	0 3 9	0 0 1
Winter	Spring	Autumn	Summer
空寂之城	春去春又回	弄堂里的哈姆雷特	夏日惶惶

Summer

夏日惶惶

张方敏进弄堂也没下自行车，两条又长又结实的腿从热裤底下探出来，擦着地滑过去。她自以为车技高超，车把几乎撞进手捧饭碗在门口聊天的二号老太的怀里，老太惊得险些摔了碗，冲着张方敏的背影喊：心急慌忙，一点不像女小倌！

弄堂外的蝉声静了一静，又攒足了劲头似的哗然响起。

张方敏在六号门口轻盈地跳下车，一扭车把，连人带车往门内走。她已经瞥见自家门口的小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：炒螺蛳，红烧带鱼，空心菜，扁尖冬瓜汤。肚子随之咕噜噜作响。这个点大多数弄堂人家都已经吃过午饭，张家照例要等她这个独生女从暑期英文加强班回来。她穿过六号楼下幽暗的走道，把车停在楼梯底下放杂物的位置。旁边是她家和楼下合用的厨房

间，奇怪的是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。厨房没有窗，二十五瓦裸灯泡幽幽地泛着光。

她甩掉汗津津的跑鞋和袜子上楼。赤裸的脚底接触到旧而干净的木头楼板，有种惬意的清凉。张方敏走得像猫一样轻。还没等她靠近关着的房门口，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人声，是个女人的尖嗓门。

张方敏把耳朵贴到门上，听见尖嗓门嚷道：你讲啊，我哪一点做得不够好，哪一点亏待过她！

爸妈又吵架了。要么是奶奶又挑了什么刺，要么是妈妈莫名地心头火起。张方敏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吵架其实不需要理由。她现在高二升高三，长大意味着麻木，所以张方敏放弃了进门的打算，重新蹑手蹑脚地下楼。看这架势还得吵一会儿，奶奶此时多半在隔壁弄堂搬弄儿媳的不是，这一招也厉害，武侠小说上叫做“隔山打牛”，毕竟妈妈就是从隔壁弄堂嫁过来的，那边有外婆、舅舅和其他熟人，奶奶的抱怨会以光速穿过巷尾，再透过一座座破败的两层楼折射回张家所在的弄堂。

奶奶和妈妈磕磕绊绊这么多年，要说起因还在张方敏身上。她本来叫张敏，等到报户口的时候，妈妈却说应该随她姓方。奶奶当然不干了。爸爸夹在他的母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，最后说好吧各取一字，就叫张方敏好了。

张方敏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每当别人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写，总是心领神会地点头：哦，你爸爸姓张妈妈姓方对吧？

少女张方敏每逢这时就绝望地想，我的名字真是一点内涵也没有。

她出了六号向左拐，这条只有一个开口的弄堂呈倒过来的L字形，短的一端是九号到十一号。每个门牌号基本都住着一两户人家、老中少三代，当年父母辈的人一起经历“文革”和上山下乡，有些人直接弄堂内部联姻，也有人引进外援，像张爸娶了张妈。小一辈和张方敏年纪相仿的男女有六七个之多，他们念过同一所小学，如今分道扬镳，散落到高中、职校和技校。人的未来大致由学校决定，所以张家爸妈心里是不大看得起弄堂其他小孩的，毕竟张方敏读的是区重点，明年肯定能考上一所好大学。

张方敏没有此类等级观念，她最好的玩伴是住在九号的程勉。程勉比她大三岁，因为复读过，只比她高一级，刚从职校毕业。她过了拐角来到九号门口的时候，程勉的姨婆正在楼下厨房炒菜。九号的一楼大半是别人家的，被租给饭馆，门开在后马路上。靠弄堂的程家厨房贴着饭馆的后厨，像火炉一样热，张方敏很佩服程勉姨婆不怕热地站在这里。带点儿刺激的香气钻进张方敏的鼻孔，她看见锅里翻炒的是螺蛳肉和韭菜，肚子又叫了几声。

想到自家做好的饭菜摊在那里没人吃，她有点懊恼。老太太注意到她站在门外，扬声说：“小敏啊，勉在楼上。”

老太太讲上海话，“敏”和“勉”都被她含混地发成“米”的音。自打张方敏有记忆起，老太太就管她叫“小米”，管自家孩子叫“米”。老太太比她奶奶和外婆老多了，头发一根不剩地白了，也不染。但她的皮肤却没有多少褶子，皱纹浅浅的，老人斑也是淡淡的黄，散落在白皙的脸上。张方敏觉得老太太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美女。

程勉据说是收养的孩子，也不知为什么，老太太教他管自己叫姨婆。

张方敏也跟着喊姨婆。其他同辈人都喊作“程勉姨婆”，她嫌长。

她叫了声姨婆，老太太侧转身子让出一条道，她挤过炙热的厨房，噌噌几步爬上程家的木头梯子。梯子又陡又窄，比张家的楼梯难走多了。七十多岁的姨婆每天在这里上上下下，简直是奇迹。

二楼的房门开着，明晃晃的天光从正对着房门的大窗照进来。夏天的正午，弄堂居民一般都会放下布帘或细竹帘遮蔽热气。程勉侧对着门，赤着上身坐在小板凳上，膝上搁着木头画板，正在那儿窸窣窸窣不知画着什么。他右手边靠窗的八仙桌上堆着各种漫画杂志和废弃的画稿，窗台外头是楼下饭店的屋顶。程家外婆在那儿摆了一堆种着花草的盆盆罐罐，是些张方敏叫不出名字的植物，尤为显眼的是一丛丛茎叶挺拔的黄花，在烈日下不怕晒地昂着头。

张方敏径直走到挨着桌子的大床凉席上坐下。这是程勉姨婆的床。屋子太局促，三只叠放的樟木箱占据了八仙桌另一头的空隙，箱子旁边是五斗橱，这边的床尾有只黑漆雕花的巨大梳妆台。程勉的小床在进门的右手边。张方敏知道，他夏天不睡那儿，而是拉张竹床睡在外面屋顶上，图的是凉快。

张方敏说：“有画完的故事吗？给我看看。”

程勉吃了一惊，他太专注，这才发现屋里多了个人。他抬头看向高踞大床上的张方敏，她荡下来的小腿离他很近。程勉有点窘，起身拿了件白背心套上，打开落地电扇。“还没有。我在画一个新故事。”

张方敏隔着电扇呼呼的响声说：“上次那个呢？”

她还记得上次的故事是关于树精的。树变成了女孩子，或是女孩子变成了树。程勉不太有编故事的能力，也很少具有完成一件事的耐心。

果然程勉说：“没画完……我觉得那个不够好。”

程勉最近转成正式工了。之前一年的实习和上班是一样的，只是收入少得可怜，转正意味着他可以拿出一部分工资给姨婆。用弄堂邻居的话说，姨婆算是“出头”了。程勉在浦东的一家商场站柜台，做一天休一天。他家吃饭这么晚，也是因为程勉下班回到家已经半夜了，第二天会睡到中午。四五年前，左邻右舍的大人乃至张方敏他们这些玩伴，都以为爱画画的内向男孩程勉将来肯定读艺专。他确实考了美术中专，但没考上，只好再复读一年，最终念了商职校。

程勉在第一次中考失败后告诉张方敏，他考试前问过姨婆自己能不能考上。程勉的姨婆据说有些神神道道的地方，张爸爸告诫过女儿，和程勉玩可以，最好少和他家老太搭界。因为大人的威吓，小时候每次看到童话里的巫婆，张方敏都会想起程家姨婆。但姨婆没有巫婆的阴森气质，不管怎么看，她不过是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。

张方敏当时感到诧异，程勉怎么说也是个现代人，竟然真的相信姨婆有不可思议的力量。你姨婆怎么说？她问得有些漫不经心。

姨婆写了一个字。程勉说，可我不认识那个字。

张方敏后来也看过那个毛笔写的大字。左边是个“立”，右边是个“长”。不得不说，姨婆的字写得很好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不过这到底算什么？

直到程勉从去年七月开始实习，有一天，他对姨婆写在纸上的预言给出了解释。

意思是，我要站很久。程勉认真地说。

少女张方敏似信非信，心里莫名地闪过一丝轻寒。

程勉拿了本漫画翻看，大概不习惯被人看他画画。张方敏想起了那个所谓的预言，问程勉：“你姨婆给人算命都是写字？”

程勉停下翻漫画的手，盯着她看。他曾经比张方敏高，在她高二上半学期一阵猛长之后，他没了身高优势。一头天生的卷毛加上微黑的肤色，他走在街上总被看成新疆人，促使路人的警惕性直线飙升。被他这么一打量，张方敏发现程勉的轮廓其实蛮清秀的，就是脸太黑，头发太卷。她忍不住一百零一次地想：难道真像大人们说的，程勉是某个上海女知青插队时的私生子，被非亲非故的老太收留下来？

程勉一紧张说话就有点慢。他小时候矫正过口吃，多少算是后遗症。他用很慢的语速说：“你……找她……有事？”

“没什么。我就是随便问问。”

程勉恢复平静说：“要是你想问高考，我劝你别问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别给自己找心理负担。好好考。”他说完微笑了一下。张方敏在心里叹了口气。她是弄堂里唯一知道程勉秘密的人。他没考上艺专不是因为姨婆的预言——程勉画一笔好素描，但他有严重的色盲。他的跟头栽在色彩

考试上。

画漫画也许还蛮适合程勉的。张方敏怔怔地想着，忘了饥饿和对父母的担忧。

弄堂的夏天向来显得很长。进入六月，家家户户开始在晚饭后把竹凳躺椅搬到路边乘凉。大人们聊天睡觉打牌，年纪相仿的孩子们同样聊天睡觉打牌。马路上的车子带着烟尘隆隆驶过，灯下飞舞着隐现的蚊虫。这样的日子填满了七月和八月，出伏后还有一茬秋老虎。一般要到九月，路边的人群才开始稀疏。

暑假还没过完的时候，乘凉的人群中多了一个骚动的话题。附近有流氓出没。先是隔着一条后马路的石库门房子那里，有家姓王的女儿在家午睡，却有人大白天的摸进王家。王家妈妈在后马路的小学当勤杂工，那天正好有事回了趟家。她开门时看到一条人影从后窗窜出去，女儿兀自睡得迷迷糊糊。再后来是某家晾在外面的女式内衣裤失踪。又有一个念中学的小姑娘去同学家玩得晚了，夜里十点多进弄堂的时候被人摸了一把。

人们先是对王家女儿的清白表示暧昧的质疑，等到内衣事件和半夜咸猪手事件陆续出现，几条弄堂的居民难免人心惶惶。谁家没有女式内衣？谁家没有女儿妻子？不管被占的是哪种便宜，总归是有便宜被人占了去。

一句话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喽。

张爸爸在某天的晚饭桌上教育女儿：“女孩子家要注意安全，不许晚归。”

他想想又放低声音接了一句：“九号那边你也少去。”

张方敏毫不客气地瞪了做爸爸的一眼，反问：“这和九号有什么关系？”

张妈妈立即和丈夫达成统战，“你们早就不是初中生啦。大男大女，不要老走在一起。你将来是要读大学的。”

张方敏知道，问题不在于男女有别，重点落在最后那句话上。她将来会成为大学生，程勉不过是个营业员。她琢磨着要不要把程勉画漫画的事说给父母听，转念作罢。不是因为程勉从没画完过，而是她可以预想到父母的反应。他们会说：画漫画能当饭吃？

这点事，不需要什么预知能力也能猜到。

奶奶照例是和妈妈唱反调的，这时忍不住维护孙女：“小朋友一起玩玩没什么。你们也管太多了。”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立场，赶紧补充，“小敏啊，高中生不可以谈恋爱。”

张方敏把碗里的绿豆粥迅速扒进嘴里，站起身说：“我去陆微云家一趟，和她说好的。”

陆微云是同班同学，暑期的英语加强班也在一道。陆家几代人都是知识分子，住在中山公园附近老洋房的一楼。张家爸妈对女儿的这个闺蜜很满意，当下只叮嘱她别太晚回家。张爸匆匆几口结束晚饭，说我和你一起走。张方敏嫌爸爸骑车慢，又怕他在路上唠叨，于是一溜烟地上楼拿了书包，推着车子逃跑似的出了弄堂。

她走得太快，因此没听到爸妈又吵了一架。张妈陪张爸回了二楼的家，有意无意地说：“你最近怎么天天晚班啊？是不是特意调班头陪哪个？”

张爸说：“你这人真是无理取闹，厂里安排的，我有什么办法。”

张妈不依不饶：“厂里天天安排你上夜班？谁信啊。”

他们的争执透过二楼的细竹帘飘到窗外，在架着竹竿晾着衣服的上空盘旋。程勉搬着姨婆乘凉用的竹靠椅穿过被杂物和饭桌挤得逼仄的弄堂，听见张妈的尖利嗓音，皱了下眉。张家奶奶在家门口饭桌旁收拾碗筷，嘴里念念叨叨，骂媳妇欺人，说自己儿子没用。

与此同时，程家姨婆正在二楼房间里泡脚，她把屋顶花盆里的黄色三七花连同叶子浸在热水里，药味幽微地散开。六号的争端传不到这里，暮色在敞开的大窗外轻柔地落下。

张方敏在陆微云的房间喝着陆妈妈端进来的绿豆汤。暗绿色的汤里漂着几点白，是煮得半融的百合。陆微云怕胖，所以陆家的绿豆汤只放很少的一点冰糖，吃在嘴里有些寡淡。

其实陆微云并不胖。她的婴儿肥没退尽，又是小骨架子，就显得有几分丰腴。她想要的是张方敏那样的高而瘦的身材。张方敏心想，我还羡慕你呢。你爸妈从来不吵架，而且你有自己的房间。想归想，却没表现在脸上。女孩子不妨对闺蜜撒娇说哎呀你这么瘦羡慕死人了，更重大而本质的渴望则不适合被表露。

张方敏对父母关系有她自己的看法。男人最好不要太帅，女人最好不要比男人能干。当然现实生活中总会有张家爸妈这样的夫妻。做丈夫的当年是几条弄堂的头号帅哥，有他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为证，端的是剑眉星目。恰

好符合逝去年代的英俊标准，如果放在九十年代末的今天看，比她们这些小丫头片子迷恋的日本男星少了点忧郁。帅得太健康了。

四十多岁的张爸仍有着浓黑的眉毛和深沉的眸子，张妈不放心也是自然的。张妈生得平凡，圆盘脸小眼睛，也不知道张爸为什么选择了她。可能是因为她能干。他俩从前是同事，他在车间，她在会计室。也就是蓝领和白领的区别。后来工厂效益渐渐走下坡路，张妈在女儿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果断地读了夜校，考了正式的会计证，然后跳槽到一家合资企业。她大夏天上班也不穿短袖，身上一件丝衬衫，包里还要搁件针织开衫，说是办公室的中央空调开得太凉。这就和三十五度朝上工厂放半天工的弄堂居民们拉开了差距，她丈夫也是后者的一员。

陆微云和张方敏喝完绿豆汤，开始看书和抄笔记。加强班的老师上课进度很快，张方敏的笔记翔实又清晰，陆微云索性只带耳朵上课，过后再抄一遍。作为回报，她把陆家爸妈不知从哪儿弄的各种复习资料给张方敏看。两个高中女生不可能维持十分钟以上的寂静，过了一会儿，陆微云抄写的动作不停，嘴里问：“你觉得缪奇怎么样？”

缪奇是班里总在前三名的秀才，说话心不在焉，也没有运动神经。张方敏飞快地答：“他好像有点呆。”

陆微云哦了一声。张方敏这才回过味儿：“咦，你不会是喜欢他吧？”那边咬着嘴唇埋头誊写。

张方敏笑了：“到底怎样嘛？”

陆微云说：“你真是刨根问底……大概有一点吧。他会吹长笛，你知

道吗？”

“长笛？你是说竹笛？”

陆微云给她一个白眼。“我说的是西洋乐器。”

张方敏第一次听西方音乐就是在陆家。陆爸爸有很多古典乐 CD。受家庭的熏陶，陆微云会以毫不造作的嗓音说，我喜欢巴赫。那种范儿别人学都学不来。

张方敏试图想象吹长笛的缪奇，不太成功。这时程勉专注于绘画的模样莫名其妙地从脑海深处蹦出来，他的手指修长，指甲剪得干净，食指和中指末端经常沾着蘸水笔的墨痕。他还有个好看的下巴，像竹野内丰那样微微凹陷。伴随着这些印象到来的，是一种莫名的惶然，近乎恼怒。张方敏掐断躁动的心念，对陆微云说：“哦对了，有个新闻。我们那里最近有流氓。”

她把听到的情况讲了一遍，陆微云顿时忘了她的长笛王子，瞪大眼睛说：“老吓人的。那你回家路上要小心。”

张方敏说：“你怎么和我爸妈一样唠叨。我骑车一向很快的，流氓哪里追得上我。”

星期天早上起来下着小雨，张方敏读的暑期英语班从周一到周六的上午都有课，一周只剩下一天像暑假。女儿歇下来，张妈倒出门上课去了，她报了周末的电脑班，学办公自动化。张妈说，以后做账肯定要改成电脑的，如果跟不上时代，连吃饭都难。她这番话是在楼梯口对女儿说的，特意压低了嗓音，好像怕吵到睡眠中的张爸，又像避忌正在楼下厨房间烧水的奶奶。

张方敏想，妈妈应该不是在指爸爸。

张方敏坐在二楼窗前吃着奶奶从菜场街买回来的粢饭豆浆，看到隔壁弄堂的屋瓦被雨浸湿了，青青黑黑的一片。这处十六个平方米的空间被一块挡板分成大小两间，小间挂了块布帘作为门，里面摆着张方敏的床。小间没有窗，她也只有睡觉才待那儿，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既是客厅又是父母卧室的这边。二楼拐角的亭子间是奶奶的卧室，张爸这会儿睡在那里。他最近都上夜班，凌晨六点多到家，怕吵到妻子女儿，索性直接去亭子间睡。反正奶奶照例六点不到就起来了。

张方敏做了一会儿习题，背了几页单词，看看外面雨停了，时钟也过了十一点。她按捺不住地下了楼，在楼梯底下踩了双人字拖，噤里啪啦往九号走。妈妈不在，爸爸正在会周公，奶奶大概又去了隔壁弄堂和老太们家长里短，此时不溜，更待何时。她来到九号门口的时候，程勉正在门外水斗洗脸。张方敏站在旁边，等他洗完。

程勉关掉水龙头，发现面前挡着灰灰蓝蓝的一片，不觉吓了一跳。他看见的是张方敏身上的淡雪青色吊带裙。他是色盲，所以不知道那是一种娇嫩的紫颜色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终于看清了张方敏。雨后的天空依旧阴霾，这个和他一般高的女孩儿站在破破烂烂的弄堂里，袒露着圆润的肩头和细长的腿，就像从废墟中冒出的新苗。程勉眨巴着眼睛说：“找我有事？”

“没事就不能找你？”

“我觉得你好像有事……”

张方敏说：“你聪明死了。”